

● 台湾著名作家谭谈侠义言情传奇系列

败子回头



三环出版社

败子回头

〔台湾〕谭谈著

三环出版社

中国·海口

责任编辑：刘文武

封面设计：余 陈

败子回头

【台湾】谭谈著

三环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

北京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三环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6.5印张 14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书号：ISBN7-80564-019-X/1.20

定价：3.00元

台湾著名作家谭谈系列小说

寡妇客栈（又名《野狼坡》）

张飞庙

霸王庄

坛子怪

响铃刀（又名《金凤凰》）

狐仙灯

女屠户

站笼

吹烟的

我是太妹

画中人

人妖

败子回头

大陆版权独享翻印必究

深夜！一条双桅船，静静的躺在沙江堤畔，那地方非常荒僻，只有荒草、野坟，和一只失群孤雁……

双桅船的灯火忽然亮了，敢情，来了位神秘客。其实，客人用上神秘二字，并不妥当，那人不过戴了副宽边墨镜，帽沿压的很低，一时看不清本来面目罢了。

船老大“死要钱”连忙将神秘客接入外舱房，“死要钱”是船老大绰号，真正的名字叫赵二腿。

外舱有张炕桌，桌上有壶热茶，显然，赵二腿是知道神秘客何时驾临双桅船的。敬了杯祁山瓜片，赵二腿开门见山道：“三爷！那活儿带来没有？”

“咚”！三爷解下褡裢，炕桌上一放，听耳音就知道份量不轻。

“赵老大！”三爷一捋鼠须，阴阳怪气的：“十两重的金元宝各十锭，外加现大洋五百块，够应付了？”

“够！够！……不过……事成之后呢？”

三爷伸出两个手指头，神秘一笑。

赵二腿财迷转向的：“两千？”

“当然是两千，难道是两百了？”

“我的姥姥！”赵二腿失声叫道：“三爷，手面愈来愈

大了，八成发了大财。”

三爷冷笑一声：“赵老大！阁下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这话似乎过份些吧？”

“是！是！三爷宰相肚量，不计较小节。”

“别老是说废话，约的主儿呢？”

“再有半个更次准到。”

“何时下手呢？”

“明天夜晚。”

“地头弄清楚了？”

“已经踩过道了。”

“约的人果真都是外乡人？”

“擎好吧！隔省请来的高手，没人认识。”

三爷一捋鼠须，该是满意的表示了。

“三爷！”赵二腿巴结的：“内舱给您老准备下酒菜，小的外舱等人。三爷不妨喝两盅，就便也可隔着舱窗，打量下高长风了。”

约的高手叫高长风了。

三爷瞭了赵二腿一眼道：

“叫三爷一个人喝闷酒？”

赵二腿嬉皮笑脸的：“早就说通了，二姐陪三爷。”

“二姐不是你女儿吗？”

“自己人嘛！有什么关系？”

三爷会心一笑，果然进入内舱了。

夜更深——

距双桅船里许地，有片乱葬岗子，此刻儿正有两个人悄悄谈话。两人一个身材高，像竹竿，一个矮，似磨盘。高身材

的人就是赵二腿提到的高长风，矮身材乃是高长风约来的江洋大盗——“矮脚虎”邱老疤。

“高兄！”邱老疤嗓门不低，好在深更半夜，乱葬岗不会有人：“承兄台看得起。约兄弟到回龙集作案，只是有一点令人不解：正主儿为何避不见面呢？”

“坦白说，正主儿是谁，兄弟也讳莫如深。”

“听口气另有人中间介绍了？”

“不错！那人同样不希望跟老兄见面。”

“邱某在豫东闯荡了二十年，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稀罕的事。”

“反正！尊驾要的是钱，管他娘的幕后主儿是谁呢？”

“话是不错，不过……”

“邱兄有话尽管明说。”

邱老疤沉吟下道：“对付寡妇人家的女儿，总觉得良心不安。”

高长风面孔一扳道：“钟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哥们如果想退伙，现在还来得及。”

邱老疤连忙道：“高兄别误会，别误会，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既然答应了高兄的事，怎可以说了不算呢？”

“那就依计行事。”

“明天碰头？”

“老地方。”

“高兄！干杀人凶手这一行的，可没有欠帐的？”

高长风哈哈笑道：“中午见面，人到钱到，有关数字方面也是只多不少。”

邱老疤大喜过望的：“如此说兄弟就不送了。”

“别忘了老地方碰头。”

“顺风！”

“彼此……”

高长风由地上一冒，错错眼，十丈开外了。

半个小时后，高长风出现于双桅船的外舱房。

赵二腿倒是很干脆，未谈正题前，先把应付款项交代清楚，自然，他既号称“死要钱”，从中揩油在所难免。

“高贤弟！”赵二腿递上根三炮台，道：“旧话重提，你那位姓邱的朋友手底下够份量吗？”

“这点请放一百条子心，豫西一带，提起‘矮脚虎’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自己哥们说话用不着顾忌，请问，此阁下身手如何呢？”

“高某除了轻功胜他一筹外，毋论兵刃、拳脚，尤其是枪法，给邱老疤提鞋都不够资格。”赵二腿沉吟下道：“这么说，你怎有把握于事成之后，杀以灭口呢？”

“很简单，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抽冷子给他一枪了？”

“这要视情况而定，或者用刀。”

“如此明晚三更此地见面。”

“换句话说，两更前要把事办好了？”

“不错！到时给贤弟接风，另外……”

另外指的是钱，两人相对一笑，心照不宣。

高长风一拍脑门：“赵老大！有件事令人不解，对付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姐儿，何必费那么大手脚？”

“当然里面有文章。”

“文章指的是？”

“丫头的寡母请了位种菜的伙计，外号叫铁扁担。”

“铁扁担？很有力气了？！”

“力气大如牛，一扁担会把石磨子挑飞八丈高。”

“怪不得赵大哥要谨慎从事哩！”

“但请放心，铁扁担虽然力气了得，并不会功夫，只能算是一头蛮牛。”

高长风哈哈笑道：“别说是头牛，就是只老虎，有了邱老疤和赵老哥还愁阴沟里翻船吗？”

“那就预祝贤弟马到成功。”

“明晚三更准备下庆功酒吧？”

“这是想当然的事。”

“还有！那个宋金莲……”

“嘘”！赵二腿食指嘴上一竖，高长风见机的收住下文了。

高长风前脚离开双桅船，三爷的后脚跨入外舱房，两人随便聊了些闲话，充满了神秘感的三爷也上路了。

赵二腿步入内舱，却见二妞胸衣不整，哭成了泪人儿。不待明说，三爷占到便宜，是头色狼了。

“二妞呀！”赵二腿没有一丁点老子像：“做爹的会对得起你的，问题是：戏要唱的有板有眼，不要露出尾巴。”

二妞噗哧一笑，原来流的眼泪是做工。

“操你亲娘祖奶奶！找什么人不好，偏偏找他娘的粪坑。”

“粪坑”？

“那个三爷的嘴巴比粪坑还臭，谁能吃得消。”

“这么说还亲过嘴了？”

“不但亲嘴，还……”

“上了吗？”

“去你娘的！”二妞飞了个媚眼儿：“大不了摸摸，真要说那件事，早哩！”

“宋金莲！”赵二腿改了称谓道：“话可讲在明处，你要是打算脱裤子，老子可要另请高明。”

“笨猪！”宋金莲不以为侮的：“老娘是界首集的破鞋，干这行的还怕脱裤子吗？”

“为什么每次去界首连根毛都不给老子呢？”

“你的钱花的太多了？”

“讽刺老子？”

“谈真格的吧！有道明不如暗，暗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世上男人没有一个不是贱骨头的，愈调味口，劲却是愈大，老娘对付三爷就是这种道理。”

“我的小心肝，老子错怪你了。”

“那就谈谈条件吧！”

提到与钱有关的事，赵二腿习惯皱起头皮，但他知道请宋金莲帮忙，不但非钱不可，而且必定老虎大张嘴，他是早就领教过宋金莲不是盏省油的灯了。

“说！怎样分成？”

宋金莲说话，一向说在刀口上，不拖泥带水。

赵二腿想想道：“三七该可以了？”

“三七？”宋金莲眼珠子一转：“换句话说，我三你七，等于一百块我三十你七十了？”

“不错！要知筹备此事，已经垫上好几百块大洋，咱们

是老朋友，也是老相好，所以……”

“别噜苏啦！三七就三七。”

赵二腿高兴叫祖奶奶，早知宋金莲不大计较，为什么不
说个二八分帐呢？

他有点儿患得患失了。

“姓赵的，该阁下谈谈缺德带冒烟的鬼点子了？”

赵二眼心有成竹的：“可知那个叫邱老疤的非死不可
吗？”

“已经偷听到了。”

“此处是高长风，明晚上陪他喝酒时，不妨动些手
脚。”

“酒中下毒？”

“下毒总比动刀动枪的好的多。”

“行！三爷这个人呢？”

“比葫芦画瓢，同样酒中下毒，只是……只是心肝的迷
人肉可能保不住了。”

宋金莲骂了声缺德，格格的笑了。

同一时刻，回龙集的大吉祥客栈——后跨院一间极为考
究的客房里，三爷等候着个小娘们。

小娘们是大吉祥客栈幕后老板，三爷却是大吉祥客栈的
挂名管事。他虽是挂名，却掌握实权，敢情，与小娘们有一
腿。

天马虎亮，小娘们悄悄的溜进这间客房。一照面，三爷
大发牢骚：“现在才来？可把人急死了。”

小娘们水蛇腰，桃花眼，人才有七分，但天生的那股浪

劲儿，七分人才已变成十分了。

小娘们笑道：“老三！又不是不知道，不把表弟打发走，离得开吗？”

“李家安明天就要结婚，还会缠着你？”

“甬提了，提起就生气。”

“李家安爬在老娘肚皮上，天！居然把我当成了孝姑。”

“怪不得不计代价，非要铲除孝姑呢？”

“老三！”小娘们粉脸一沉：“就这等混帐话真气死活人，别忘了，杀孝姑可是你出的主意。”

三爷作了个长揖：“小亲娘！说句笑话值得生那么大的气？”

“你这没良心的，自己明白。”

“是啊！还不是为了我好。不！大家好。”

小娘们一屁股坐在三爷怀里，半仰着脸道：“钱真的出去又回来吗？”

“当然！”三爷双手搓着小娘们一双大奶子，夸张的道：“最大，最绝，最妙，最香……”

“又说下流话了？”

“你不是最喜欢这等调调儿吗？”

“放你娘的屁，说真格的吧。”

三爷偷了个香，这才一五一十的说出一番道理来。

敢情尔虞我诈，三爷与赵二腿同样的未安好心。

赵二腿的如意算盘是：一、邱老疤杀了孝姑之后，亦势必被把风的高长风所杀。二、高长风自然会把交给邱老疤的财物，再行据为己有。三、高长风自然要索取事成之后的第

二批酬劳。在酒色围攻下，还愁高长风不死于毒酒之手吗？四、三爷同样的会上了毒酒道儿，杀三爷目的有二，一是担心三爷“美财”难舍，一是看上了三爷的金挂表和一双价值千金的鼻烟壶。

三爷的计算却又比赵二腿高一筹了。

他不但利用狗咬狗，贼杀贼，还暗中买通了宋金莲。宋金莲早就跟三爷认识，所以当他与赵二腿举酒庆贺大功告成时，吞下毒酒的，却是赵二腿配的毒酒自己喝了……

一番话说得小娘们眉飞色舞，大喜过望。

“老三！怪不得老娘喜欢你，真有两把刷子。”

“牛刀小试而已。”

“说你胖你就喘了。”

“不出两个月，那才显露真本事呢！”

“两个月指的是？”

“小浪货的肚皮呀！”

“呸！不是你缺德，也不会流产了。”

“那件事已成过去，好在，种子丸一吃，很快就可留种了。”

“有那样灵光？”

“不灵光李家的财产可就泡汤了。”

“如果真有了身孕，李家安会相信吗？”

“你做姑娘时就跟他有一手，不相信行吗？”

“可是他……”

“他怎么样？”

“经过检查，钱大夫说他精虫稀薄，可能影响子嗣。”

“可能不是肯定字眼。再说，钱大夫那里可以设法。”

“教钱大夫承认自己检查错误？”

“有钱可使鬼推磨，何况，他又姓钱。”

小娘们勾手搂住他脖子：“你啊！没有办不成的事。”

“啧啧！”逃了个香吻，小娘们跳了起来。

“要走？”

“天快亮了，总得伺候姑妈起床。”

“对！那老帮子现在还不能死，你多巴结、巴结，对我们有好处。”

“老三……”

“叫三哥。不，三郎。”

“好！三郎！往后不许咒姑妈是老帮子，难听死了。”

三爷哈哈笑道：“一咒十年望，就当下说，你姑妈死了对我们极端不利，最好……”

“最好怎样？”

“生下咱们的种，三个月后，再叫老帮子死不迟。”

“为什么要三个月后呢？”

“有三个月时间，你姑妈就可立下遗嘱，把李家的财产百分之九十留给她的孙子——你我的儿子了。”

小娘们高兴的咬了三爷耳朵。

三爷就势一抱：“不走了？”

“已跟姑妈说过回婆家了。”

“小寡妇还要回婆家？”

“那是藉口呀！”

忽然！窗外起了大风，“咔嚓”！一棵老槐树拦腰中
断，是不祥预兆吗？！

回龙集濒淮河，位于淮河西岸，是皖北最大镇甸，属颖

上县管辖的。

回龙集是处码头，北上水运往阜阳、界首，可抵河南境的周家口，南下，越正阳关、田家庵，可达到有小上海之称的蚌埠，是以回龙集商贾云集，百业杂陈，非常繁华。

太阳刚刚升起，赶早集的，卖青菜的，跑单帮的，将西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而且附近码头，是商业集中地——也是龙蛇杂处的是非场所。

“看！铁扁担来了。”

铁扁担就是前天略会提到的一位怪人，铁扁担本名叫石一虎，三十光景，是位道道地地的粗人。

石一虎挑了两个箩筐，一头摆青菜，一头放鸡蛋，原来，石一虎的东家是林夫人——孝姑的母亲，不但经营两亩大小菜园，还养了上百只老母鸡。

好日子虽谈不上，穷凑合倒绰绰有余。

石一虎先把青菜卖给菜行，又将鸡蛋送予蛋行；他是个霸王硬上弓式做买卖，东西一到，马上结帐，好在，不斤斤计较，是以他每天必到的生意，很快脱手。

“天天乐茶馆”是苦哈哈们的天堂，包括铁扁担石一虎在内，只要货一售完，大都在“天天乐”泡上一壶酹茶，摆摆“龙门阵”，然后弄上几碟小菜，喝两盅二锅头，享受一番。

石一虎刚喝了两杯酹茶。跑堂的告诉他有位年青小伙子在茶馆外面——老虎灶傍求见。

“狗娘养的”！石一虎一向说话不离脏字：“八成又是讨酒钱的。”

石一虎替人帮佣，帮的又是孤女寡母，手头并不富裕，尽管如此，天生就慷慨性子，只要有人开口，或多或少，不

打退票——这也是他人缘好的原因了。

老虎灶设在茶馆后院中，只隔了一条小通道，石一虎迈着大步，也只是三五步光景，到了老虎灶。

一打量该汉子，二十三四岁，人生得很魁梧，穿着打扮道地的乡巴佬，但眉宇之间，隐含英气，尤其是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像打闪，石一虎再一打量，忽然扯着嗓门哭道：“我的好兄弟！你……你可回来了。”

那人也不胜感慨，两年了——两年变化很大，由大清朝变成大民国了。

“狗操的”……

石一虎说发脾气就发脾气，袖子擦了下泪脸，伸手就是两个耳聒子。

那人不但没有还手，居然跪下了。

石一虎连忙将那人扶起，叹口气道：“兄弟！一走就是两年，连个信息都没有，就算俺一虎不是东西，还有你老娘同孝姑哩？”

“大哥！”那人惭愧的说道：“可否找个地方先谈谈？”

“走！八仙楼。”

“八仙楼是回龙集最大一家饭店，显然！石一虎虽恨此人无情，却也对他有着好感，要大破其钞了。

由茶馆后门走出，拐过一条小街，就是“八仙楼饭庄”石一虎选了个独间雅房，一口气叫上七八个菜，他进饭馆可说破天荒，今日不顾一切，大吃特吃，有他的感慨，也有他的冲动。

两杯酒下肚，石一虎又骂起大街：“龙天豪！老子是愈想愈气，恨不得你脑袋摘下来当球踢。”

“石大哥，容小弟说几句好吗？”

“有个屁话好说，置老娘生死于不顾，如果没有孝姑，你小子十个老娘也保不住一个了。”

龙天豪大吃一惊：“我娘她……”

“儿子远游，寄人篱下，加上得了痰火病，一时想不开，上吊了。”

龙天豪虽知母亲必然有救，也不禁打了个哆嗦。

石一虎道：“还算你娘五行有救，孝姑半夜起床，给你老娘送药——唉！自你走后，孝姑等于是你龙家媳妇，奶奶的，就真的是龙家媳妇也不会那样孝顺啊！”

“大哥……”

“老子说话，不作兴拦腰打岔。”

“是！兄弟不插口就是。”

“……”石一虎擦了把鼻涕，接着道：“孝姑不但救了你娘，还拜你娘做干妈哩！”

龙天豪失声道：“孝姑是我义妹了？”

“你他娘可知孝姑用心良苦吗？”

“这……大哥尽管教训。”

石一虎感慨的：“孝姑依依膝下，无非使你娘精神有个寄托，有了精神寄托，自然不会再寻死了。”

龙天豪忍着满眶热泪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孝姑。天豪有生之年，必有所报。”

“听口气你小子混抖了？”

“不……大哥！说来惭愧，仍然两肩一啄，依然故我。”

“那你该怎么报答孝姑呢？”

“报答的方式很多，也许有一天……”